

花樹板



張資平著

柘 榴 花

卷 頭 臭 詩

生平最不喜歡做卷頭語以自豪。
但一生涯中，也得嘗試一次，是如何的滋味吧。
好了，這篇頂臭的，頂無聊的石榴花脫稿了，
我就在篇首做首臭詩聊以自娛吧！

這篇稿子計劃於1927年春，
因爲那時一面在提倡普羅列搭利亞文藝，一
面又想寫這樣無聊的小說，
內心感着一種矛盾的慚愧。
撕了它吧，撕了它吧，
於是把它丟進紙屑簍裏去了。

樂羣書店的先生們說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丟了可惜。

我自己，講老實話，也覺得十分可惜。
於是終把它“起用了，”送到人間裏去。
不過在篇首也得申明幾句。

從前幾本作品沒有在卷頭申明幾句，
沒有把自己內心的矛盾申明出來，
引起了不少的誤解！
現在我不能不來申明了。

一面提倡普羅列搭利亞文藝，
一面又寫這樣無聊的作品，
我承認我的矛盾，矛盾，十二分的矛盾。
然而無論誰人都難免此種矛盾。
看吧，世間幾多言論與行動不能一致的人啊！
我竟變成他們裏面的一個了！

以後我要刻苦地克復我自己！
克復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！
當然，是在行動上，同時是在言論上！
對於這篇無聊的作品，
我不敢遽然地說是舊的我死前的作品。
更不敢說，我藉此篇來敲我自己的喪鐘。

前半部成於去年春在武昌的時節，
後半部續於今年春到上海之後。
“舐犢情深”的話當然更說不上。
那末是我的舊羽毛麼？
不像，不像！
那末說是我的蟬蛻麼？
更不像，更不像！
然則要如何而後可？！

想來想去，想了七天七夜。
有了，有了，這樣的申明是再好沒有的了。

我姑借我所愛讀的“塔”的序文裏的一句來克

服我自己吧，

“……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！”

以上是我的卷頭詩，

我的空前絕後的卷頭臭詩!!!

著者

上 篇

原书空白页

陰歷二月抄了。長江中部的氣候十分和暖。因為夏季制服沒有發下，V還穿着茶褐色的厚呢絨中山制服到學校裏去上課。

V背着斜皮帶到大學裏來，自己覺得十分慚愧。尤其是遇着一羣很革命的學生，他的背上定發一陣熱，接着就像有一羣螞蟻在背上騷動；所以他每要到課堂裏去上課，定先把斜皮帶卸下。

今天還是一樣地卸了斜皮帶，除了皮綁腿，才到隔壁的講堂裏去上一個鐘頭的結晶學。

約摸開講了有二十多分鐘，神經銳敏的他聽見隔壁教授準備室裏像來了有客。在授課的中途，

當然不便就走下講臺到隔壁室去看。但心裏想，一定是W君吧。他約了我，他下了德文課就來我這裏，再一路回總部去的。但過一忽他又覺不對，來的一定不是W君。如果是W君怎麼祇上了二十多分鐘課就下來了呢。一面講義，一面猜想來客是誰，於是一堂結晶學教得一塌糊塗，學生懶得聽，自己也懶得講了。

回到準備室裏來時，只見齋夫雙手捧着一條醜溼了的毛巾等他揩手。此外沒有第二個人。

“啊呀！……”

V睜圓雙眼，呆望着他常坐的那一把靠椅。

齋夫站在榜邊笑了。

“剛才誰來了？”

“是的，朱先生來了，他說皮帶和這個，他借去用一用，下半天可以送回來。”

齋夫說時，拍了一拍他的下腿。V再看椅子脚下，果然皮綁腿也不見了。

“這真糟糕！皮帶皮綁腿怎麼可以借給人的。老朱真不自重。我這樣衣冠不整的，怎麼可以回部

裏去呢。萬一給部長看見了，不單要革職，而且要查辦的。”

“V先生，你的皮帶皮綁腿，朱先生把它穿上，都很合式呢。”

於是V想起朱先生的樣子來了。他和自己差不多矮，胴體也差不多胖，就連臉色很黑也有點相像。所差的是V比朱大二歲，及V的頭髮是短的，而朱却披着很長的黑髮刷向腦後。這大概是表示他是藝術家，同時是革命家。

V又想到朱的近狀來了。他原是專門西洋畫科的，在日本上野美術學校畢業後回來，就在W城的美術學校當Pro，……這不是Proletariat，……是Professor。自革命軍到W城後，革命的空氣十四分的濃厚，背斜皮帶參加革命的風氣也很流行。無論男，無論女，無論老，無論幼，無論是大學教授，無論是小脚的姨太太們，都把中山制服穿上，斜皮帶背上，皮綁腿打上。

朱先生因為自己還沒有資格穿革命制服，背斜皮帶，打皮綁腿，常深引為憾事。前天禮拜六晚

上，他特到總部裏來，告訴V他的運動快要成熟了，大概三五天內可以發表，某軍政治部將要他爲藝術股長，支少校初級薪。

V想朱定是接到了某軍政治部藝術股長的委任狀了。中山制服是時常穿在身上的。或許是一時手中沒有錢，暫借我的皮帶皮綁腿穿着去上任吧。但是上任不一定要戎裝的，單穿中山制服已經很夠了，何必定要加皮帶呢。連皮綁腿都一齊拿了去，真是令人好氣又好笑。

V在準備室裏坐了一會，喝了一盅熱茶後，W君肩膊下挾着一個黑皮包走進來。V忙把朱來借皮帶和皮綁腿的事情告知W。W聽了後立即仰首哈哈大笑。這是W的慣像。

V和W走出校門，向左手轉了彎，就要登一座矮山，翻過山去，就是他們服務的總部。他們都是總部編譯局的委員兼大學教授。

——孟嘗君有食客三千人，D部長有食客十餘人！

這是當時社會對編譯局的批評。他們的編譯

局實在不設在總部裏而設在總部傍邊的小教堂裏。

——那是D部長的招賢(閒)館呢!

他們的少校初級薪實在不容易拿，常常要受這樣的冷譏與熱諷。

他們爬到小山頂上來了，各人都感覺得自己的雙腿有點累了，背上也微微地出了點汗。

“噯，噯!”

V和W忙抬起頭來看，迎面來的是他們的同事T，——是大學裏的同事，不是總部裏的同志。T是文學系的教授。

“啐，啐，啐，你，你們才由學校回來麼?”

天氣這樣溫暖了，T還穿着一件嗶嘰面絨裏的長袍子。他也滿頭滿臉都是汗了。

“T先生到學堂去麼?”

W笑着伸手到帽簾邊，向T行了一個軍禮。

“你，你你們到，到過會計課去來沒有?窮窮死了，想洗澡都沒有錢。”

“我們沒有去。”

“你，你們好啊！兼差又兼薪！好啊！”

T說到這裏，好像才看見V肩上沒有掛斜皮帶。

“哈，哈！你這怪物！皮帶子都不掛！哈，哈！你真浪漫。怪物！”

T縮着鼻樑，露出兩顆不接縫的門牙，伸出左手的食指指着V哈哈大笑。

V略把朱不得他同意把皮帶皮綁腿穿了去的事情告知T。

——朱？那又是個怪物！……好了，窮死了。我到會計課去借點錢來用。這幾天沒有零用錢，把我苦死了。

V和W別了T後下坡回到局裏來時，中飯已經吃過了。他們只好叫勤務兵到外面去端麵吃。吃了後就各歸原位，做各人的編譯工作。

二

編譯局長K先生和氣鬱鬱很得一班委員的敬

服。他在辦公所裏坐着時，大家都不能不伏案工作。但K先生一離開了辦公廳，他們就像小孩子般地騷擾起來。

W先跑到休憩室裏去看報了。英文編譯委員唐紀也跟着離開了辦公室。當他走過Y祕書的桌位前，向Y微笑了一笑，表示徵求Y的同意。

V正在從日本報翻譯國際消息，看見W和唐都走了，自己也再忍耐不住了，忙擱了筆。才從座位站起來，就聽見坐在前面的Y祕書在微微地歎氣。V不好意思了，忙坐回去。

“Y中校，我們過休憩室去休息幾分鐘吧。我的工作做完了大部分了，今晚上保管趕得起來。”

“你這三位大學教授，……革命理論講得十二分的透澈，但行動總是這樣浪漫的。……滾開去！”Y祕書說到這裏，自己也笑了。

“行動浪漫的滾開去！”“向右轉的滾開去！”這些都是總部宣傳科擬的標語。

於是Y和V也笑着由辦公廳滾了出來，滾到休憩室裏來了。

他們剛剛踏進休憩室，就看見唐委員在笑着說。

“春來了。春色惱人，……工作不得。我們局裏太枯燥了，總部裏許多女同志也不派一個到我們局裏來。我們要自動地要求請個女書記。”唐委員說到這裏，看見Y祕書進來了，便笑向Y說。

“祕書，你贊成麼？”

Y笑着不回答。

“我看K局長一定贊成的。……你莫看輕K局長的頭有幾分禿，但他是滿風流的人呢。”W說了後又仰首哈哈大笑。

他們圍坐着一張長檯，把總部裏的女職員一個個提出來品評，說那一個是某科長的情人，那一個是和某股長最要好，那一個又和某祕書發生了關係。

“沒有一個長得標緻的。”Y祕書笑着把總部的女性的第一特徵一口抹殺了。

他們談笑了一回，W和V都說餓了。

“買點什麼東西吃吧。……勤務兵！”W一面高

聲叫勤務兵，一面伸手進制服袋裏掏銅板。

“買花生好。”唐說。

“買炕餅好。”W說。

“買炕薯好。”V說。

“一樣買一點，我們各人墊幾個錢。”唐說。

“不，我拿出去。”W的掌上已經托着一大串雙銅元，站了起來。

“每樣買兩百錢好了。”W說。

“薯要不了這許多。”V說。

“要的，要的。”唐擽着他的很厚的雙唇說。“有這多人了，還怕吃不了麼。”才擽成像雞屁股般的雙唇又鬆解了露着兩列長而白的牙齒笑了。

“勤務兵！勤務兵！”W儘量開放他的喉嚨在高聲地叫。但不見一個勤務兵的影兒進來。

W不能不踏出到門首勤務兵房裏去看。原來都在打瞌睡了。

編譯局只有三名勤務兵，一個姓劉，一個姓王，一個姓徐。W走到勤務兵房門首看見王在一張床上睡着了。劉和徐並着肩同靠在一張梳化椅上